

<<大家族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大家族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7650065

10位ISBN编号：7807650060

出版时间：2008-11

出版时间：河南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王小天

页数：328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大家族>>

前言

读王小天的《大家族》，第一个感觉是作者对文学的雄心壮志，王小天很想用自己的叙述告诉大家，他的小说理想是根植于广袤的历史现实土壤的，是面向我们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的，同时，也是和他对历史对未来甚至对生命宿命的思索相关联的，尽管这思索在某些时候显得相对单薄。

《大家族》最鲜明的特征在于它对辽阔性的向往，王小天以一个梅氏家族为出口，尽情地宣泄了对历史文化的认同抑或排斥，褒扬以及鞭笞。

在当今的青年作家中，王小天是我认为最具文学情怀的作者之一，同时也是文学准备相当充分的一个作者。

和其他很多作者的不同之处在于，王小天的小说和商业保持了更远的距离，不论从题材还是叙述方式上来说，王小天都过于古典和传统，比同龄作家多J，那么一份文学的执念。

所以我们在他的作品中，没有看到风行如潮的青春哀伤、玄幻奇思、爱情悲剧，也没有看到对时尚文学潮流的刻意靠拢和模仿。

王小天很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风格，自己的视野，自己的冷静，在这个充斥着商业诱惑的时代，能有这份心实属不易。

王小天关注历史，他的几乎所有小说，包括前面的《锻桃》、《红香》、《空城记》以及这个《大家族》，都是以中国二十世纪近百年的史实为背景的，同时借以具体的人物为魔方，展现了他对很多问题的叩问和思索。

历史是什么？

历史正是大世界的动荡沉浮，在历史的变迁面前，人的力量显得相当渺小，微不足道。

人的悲剧性不仅在于他的渺小，更在他认识不到这种渺小。

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波澜壮阔，有一大半时间我们都处在混乱与重建之中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不仅经历了热情澎湃的革命春秋，同时也经历了充满苦难的抗争。

如何进入和展示历史。

<<大家族>>

内容概要

历史是什么？

历史正是大世界的动荡沉浮，在历史的变迁面前，人的力量显得相当渺小，微不足道。人的悲剧性不仅在于他的渺小，更在他认识不到这种渺小。

梅仍的幸福哪里去了？

他的幸福被历史碾断了，被无情的现实碾断了，被那些看似正义实则荒谬的东西碾断了，碾得血肉模糊肝肠寸断，任谁也无法复原和医治。

王小天以梅氏家族为出口，尽情地宣泄了对历史文化的认同抑或排斥，褒扬以及鞭笞。

他所展示的命题是无可争辩的，人被历史所欺压和践踏是个大大的宿命，大得谁都逃不出去。

<<大家族>>

作者简介

王小天，1980年生于陕西。
中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生，师从著名作家阎真教授。
已出版长篇小说《樱桃》、《红香》、《空城记》。

<<大家族>>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 1 那年秋天的某个夜晚，我正在书房读书，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一声闷响，我趴在窗台上呼喊下人小槐：“小槐，是不是响雷了？”

小槐在马圈那边高声回应我说：“少爷，不是雷，是有人在敲门。”

我隔着窗子向着屋外的黑夜嘟囔道：“为什么这会儿还有人敲门？”

小槐，你去看看谁来了？”

这一年我十岁，正在书房读四书五经，身子伏在宽大的案桌上，汽灯一闪一闪，在书房的青砖地上映出我的身影。

我的影子很小很单薄，也很黯淡，像一只安静而孱弱的猫，在清冷的秋夜里瑟瑟发抖。

过了一会儿，我听到小槐从外面走了过来，我再次隔着窗子问小槐：“家里来人了吗？”

快告诉我谁来了？”

小槐对我说：“老爷回来了。”

小槐说的老爷是我爹。

那时候我爹沉迷于赌博，经常深更半夜才回家，有时干脆彻夜不归，好几天看不到人。

同州城里有很多赌场，它们像许多野兽一样分布在城里的好几个角落，伺机等候着那些腰包里存着银元而义心存不轨的人，只待他们一出现，这些野兽就会张开它的血盆大嘴，狠命地咬住人的脖子。

把赌场比作野兽，是我爷爷的原话，只是我想不明白，赌场是赌场，野兽是野兽，这两者丝毫不相关。

我爷爷不理睬我是否能懂，只是轻柔地拍着我的脑袋说：“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。”

我仰起头看爷爷，我觉得我的爷爷很苍老，目光中漂浮着的尽是很飘很远的东西，像轻烟一样飘飘荡荡。

紧接着小槐的回答，我听到一阵急促而沉重的脚步声。

“我爹喝醉了吗？”

我问小槐。

“少爷，我不知道，有人背着老爷。”

小槐说。

我落寞地从窗台上爬下来，心里充满了某种孤寂。

这时，忽然又有一声闷响从外面传来。

于是我再次爬上窗台，问小槐：“小槐，是不是又有人在敲门了？”

小槐从马圈出来，往大门方向跑去，过了一会儿他回来说：“是送老爷的人走了。”

我当时并不知道，这两声闷响即将改变我的命运，也即将改变我们梅家。

这时，我听到我爷爷屋里传来了咳嗽声，一直以来他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告诉我，今天的晚习时间到此为止。

我的爷爷是个出身贫寒、中过秀才的成功商人，不过很不幸，他已经瘫痪在床差不多十年了，他也大概有十年没有走出过我们梅堡了。

想到这些我觉得我的爷爷很可怜，他曾经是同州地界上很威风的有钱人，关于他的传说曾一度弥漫在同州的每只耳朵里，可是现在他却只能终日盘坐在我们梅堡的老屋里，靠讲述他那富有的人生经历聊以自慰。

我的父亲是个浪荡公子，他秉承了我爷爷热衷于冒险的性格，不过有一点他和我爷爷不同，他热衷的并不是做生意，而是赌博。

赌博把我父亲拉进了无法自拔的泥沼地。

我爷爷的不肖儿子热爱上了赌博，不过他行事倒是雷厉风行，几年时间就输光了我们梅氏家族的二百亩田产，然而在他即将继续把房契作为赌本的时候，他却死了。

我一直清晰地记得，在我爹死后，我爷爷抹着眼泪对我说：“梅家有救了。”

我爹的死竟然成了我们梅家的喜事。

这人生在世，有时候真是叫人捉摸不定。

<<大家族>>

我姓梅，叫梅仍。

这个怪癖的名字，是我爷爷花了一宿时间的杰作，我爷爷希望他的后人能沿着他开创的成功之路，把梅家的事业发扬光大。

我爷爷怎么也没有料想到，在这个名字诞生后的第三年他就瘫痪了。

说起我爷爷的瘫痪，那还真有一段曲折的故事可说。

据说那年初冬我们梅堡来了个名叫刘老舟的外地棉花商。

我们梅堡是有名的棉花之乡，秋末时分棉花长成，站在高地上望去，看见的尽是万千洁白的蝴蝶在飞。

那段时间往往是收购棉花的好季节，慕名而来的大小棉花贩子们会从四方纷纷云集而来，大一点的贩子在同州城扎场子，小一点的则到乡下去。

刘老舟一来就在庄上扎了个棉花场子，挂出牌子说大量收购棉花，好货次货都要，而且有多少要多少，价格比往年贵了不少。

这个消息传出去，就像一串鞭炮扔进猪圈一样，“噼里啪啦”，炸得方圆五十里的棉农都兴奋不已。

众所周知，我爷爷就是做棉花生意的。

我爷爷有二百亩地，有一大半都种了棉花，可是他一点也不满足，每年秋天一过，棉花入户，他就要架起场子准备做棉花生意。

这一年刘老舟刚一在我们梅堡落脚，我爷爷就嗅出了气味不对，等到后来他看刘老舟出的棉花价格比自己高，当下就坐不住了。

我爷爷当时还不知道，南方正在打仗，日本人“哇啦哇啦”地开着大炮坦克往中国里面打。

日本人打仗拼了命地来到中国图个什么？

当然图的是我们的地大物博，图的是我们的土地矿产。

这棉花虽然不是土地矿产，但终究也算很重要的生活资源，老百姓穿衣睡觉要用，大兵们穿衣睡觉也要用，加上大战不息和交通不便，南方城市的棉价早就飙升了起来。

我爷爷做人向来稳重，能让他坐不住的事情肯定是大事情，他大半辈子在梅堡乃至整个同州县都是个强人，这一次当然不肯让外来的刘老舟占了便宜去。

那时候我爷爷手下有个伙计叫老八，长得很精干，据说以前是个孤儿，被我爷爷收留了，后来成了我爷爷最得力的助手。

有天黄昏，吃过晚饭后，老八对我爷爷说：“老爷，我看这个刘老舟来者不善。”

我爷爷嘴角微微翘了翘，示意老八继续说下去。

老八便接着说：“老爷，我昨晚请他的一个伙计喝酒，灌醉了后，我查到了刘老舟的老底。”

我爷爷问：“怎么说？”

“这个刘老舟是隔壁渭城人，靠贩卖芝麻大豆起家，在渭城开有一家赌场，听说最近才开始做棉花生意。”

老爷，刘老舟开的价可是比我们高了不少呀，棉农们碍着老爷您的面子，眼下还在观望，时间久了只怕会叫刘老舟占了便宜去。

老八伏在我爷爷耳边说。

我爷爷听了老八的话，想了一会儿对老八说：“走，我们现在就去找镇长。”

我们梅堡是个村子，同时也是梅堡镇公所的所在地。

镇长不敢怠慢我爷爷，听说我爷爷来了，老远就伸出大手来，握着我爷爷的手恭维：“梅老爷来了，梅老爷请进。”

我爷爷是来和镇长说刘老舟的事情的。

往年棉花成熟季节，梅堡虽然也有不少棉花贩子，可那都是些小贩子，甚至有可能就是住在同州城里的大贩子派来驻点的伙计，像刘老舟这样大张旗鼓来收棉花的，多年来，在梅堡还是第一次。

镇长当然清楚我爷爷此来的目的，一番寒暄之后脸上却露出了为难的神色，后来镇长把嘴巴凑到我爷爷耳边说：“梅老爷，这个刘老舟可是有背景的人，我一个小镇长是拿人家没办法的。”

要说镇长这话说到这里就把住的话，我爷爷对刘老舟说不定还不至于太有成见，两人和解共同发财也不是没有可能，也得怪镇长说话太鲁莽，他接着上面的话说：“忍字头上一把刀，我看梅老爷

<<大家族>>

忍忍也就算了。

”老八瞪了镇长一眼，当时就歪着脑袋说：“强龙还不压地头蛇呢，镇长这话说得可有些长别人志气啦。

”从镇长那出来后，我爷爷让老八去了刘老舟那里，我爷爷对老八说：“大丈夫做事还是光明正大点好，既然镇长不敢出来主持公道，我看还是你去刘老板那里看看，今年的棉花财我和他一起发了，只是叫他把价格和我们扯一扯。

”谁也不知道老八和刘老舟是怎么谈的，大家知道的只是后来老八被人抬着从刘老舟的场子出来，满身是血。

当时梅堡还没有医院，只有一个老郎中那天还正好出诊去了。

眼看着老八被人打得七窍流血，我爷爷只得叫人把他送到同州城去了。

后来我爷爷不放心，也跟着人一起去了同州城。

老八进的是同州城新开的一家西式医院。

医生说老八被打折了好几条肋骨，内脏也受了伤，得留下来住院。

我爷爷想住院就住院吧，老八这个样子就算回去了也什么都干不了，然后连夜准备出城回梅堡。

谁知事情就发生在他从同州城回梅堡的路上。

那天晚上的天特别黑，一尺之外的东西都看不见，在快要到梅堡的时候，我爷爷坐的马车突然翻了，一车人都掉进了深沟。

最后他们从沟里爬出来，我爷爷却怎么也站不起来，有个下人搀扶他的时候，摸到了热乎乎的东西，不禁大叫：“老爷在流血。

”于是马车只得转头，再次回到了同州城的西式医院。

医生从我爷爷的屁股上拔下来两根被削得尖尖的竹子，血淋淋的竹子在白炽灯光下暗红一片，光亮闪烁不定，好像在诉说着一个巨大的阴谋。

我爷爷在医院里待了两个多月，出来时棉花差不多都被刘老舟收光了。

这都不叫他伤心，叫我爷爷伤心的是，他再也没法站起来了。

后来他拍着医院的床板咒骂医生：“你们这狗屁水平。

”医院里的院长听过我爷爷的名字，他来病房劝慰我爷爷说：“梅老爷想开了，大天下谁人都有病有灾，不过老祖宗早就说了，祸兮福所倚。

”我爷爷不怕钢刀不怕长剑，可就是被院长这句话给说得愣住了，愣了整整一天一夜，然后才缩进被窝大哭了一场。

不就是棉花吗？

不就是瘫痪吗？

后来我爷爷这样安慰自己。

而老八倒是比我爷爷出院早，他只在医院住了三天就悄无声息地消失了，他走的时候不要说医生护士，就连我爷爷都不知道。

过了好几年我们梅堡的人才知道，老八这狗日的其实是个叛徒，他早就和刘老舟勾结好了用苦肉计来害我爷爷，目的就是想独占梅堡的棉花收购权。

他在刘老舟那里受的伤是假的，是做给我爷爷看的。

就是从这一天开始，我爷爷瘫痪了，而老八则从梅堡彻底消失。

人心隔肚皮，饭甑隔木篦。

谁能想到看似忠心耿耿的老八说跑就跑了呢，老八对我爷爷的背叛正是应了这句话。

梅家的倒灶和我爷爷的瘫痪有着直接的关系，人们说梅老爷一世英名，养的儿子却是混账王八蛋，吃喝嫖赌什么都干，硬是把二百亩地给输光了。

人们还说，梅家的劫数是因为梅老爷教子无方。

而我爷爷却不这么认为，他认为这一切都是我们梅家的命运。

命运是什么？

命在天数，运在人为。

人斗不过天的，斗到底都只能失败。

<<大家族>>

我爷爷认为我们梅家的挫折是在所难免的，山有高低起伏，月有阴晴圆缺。

在我父亲沉溺赌海的漫长十年中，我是梅家唯一的希望，我爷爷把我看成梅家再次腾飞的动力，在我还很小的时候，他就曾教导过我一句话，让我至今还念念不忘。

“你得长成个男子汉，”他对我说，“你要记住，你要是成不了男子汉，我们梅家就彻底完了。”

我攥着小拳头重复他的话：“男子汉。”

爷爷就笑了，赏给我一粒芝麻糖。

爷爷对我说的话并不多，他始终是个威严长者，不苟言笑，我明白爷爷的意思远远不止这句话，不过我不敢向他过多地提问，于是久而久之我就习惯于对所有事物都保持沉默，这个习惯使得我也变得不苟言笑。

偌大的梅家只有我那嗜赌如命的父亲保持着潇洒的外表，风流倜傥，无视权威，像个时刻开着屏的漂亮孔雀一样浪荡于同州城。

在我爷爷的腿脚还好的时候，我父亲其实是个非常本分的人，白天一日三晌地带着梅家的长工上地下地，晚上则在屋里跟我爷爷学打算盘。

我爷爷年轻的时候走南闯北，曾经跟一个高人学过算盘，两手拔拉起算盘珠子哗啦啦响，什么九九归一、狮子滚绣球、苏州码子等等，不要说去拨弄算盘子儿了，光是听这名字就觉得很拗口。

可是我爹却乖得像个小学生一样从不偷懒，也从不表现出一点烦躁和厌恶的感觉，每天晚上不是我爷爷说该休息了，他是不会去睡觉的。

不过我爹虽说外表看起来本分，其实骨子里却是个有狠劲的人，做起事来往往叫别人瞠目结舌。就比如说那年秋天吧，棉花开得白汪汪的，秋风一吹，满地的白蝴蝶在飞舞，弄得人眼花缭乱。

然而这个时候往往也是棉花贼出没的好时候，为了防贼，各家都在棉地里搭了窝棚。

只是俗话说得好，外贼好挡家贼难防，每个东家最担心的其实还是自己家的长工。

摘棉花是个大活儿，棉花开得旺，挂在棉花枝上就得赶紧摘下来，要不，只消秋风一吹，花绒就嗖嗖地落，所以那段日子里长工可是最辛苦的了。

长工们帮东家摘棉花，有些手脚不好的便会同时也往自己兜里塞两把，这其实不算偷，随手往腰里搂一点棉花，主家也不在乎。

东家害怕的是那种狠命往衣服里装的长工，他们穿着裤腿粗大的裤子，出地时塞得腰里裤腿里满乎乎的，单裤变成了棉裤。

在乡下大户，想方设法防备长工偷花是时常发生的事情，有的东家会做人，三下五除二就把问题解决掉了，而且不伤彼此的和气，而有的东家不会做人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不济事，到头来不仅落下不好的名声，而且受损的还是自己。

当时我们梅家的长工中有个叫大希的，长得人高马大，是那帮长工中最年轻的，干活还算卖力，就是手脚不好。

正所谓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有两个长工看大希的样，后来也学得手脚不干净了起来。

我爹看出了大希的问题，他想要治偷棉花长工的毛病，首先得拿大希开刀，正所谓杀鸡给猴看。

这天中午，快要下晌的时候，我爹突然指着田地里盛开的棉花说道：“我看摘完了这块地的棉花再回去吃饭吧，要不拖下去这棉花绒子可全要被风吹落了。”

大希眯着眼睛说：“少东家，这块地可有三十多亩呢。”

我爹说：“对，三十亩，不多也不少。”

“少东家，你看能不能先回去吃饭，大家肚子饿得挺不住了。”

大希说，“再说这天气晴着呢，不像要刮风的样子。”

“老天爷说风就是风，谁说得准。”

我爹说。

“少东家想得周到，我们几个手上加紧就是了。”

大希说。

我爹高兴地说：“大希这话说得在理，要是咱们梅家的长工都像大希这个样子，那咱们家何愁不发达。”

我爹弯着腰摘棉花，根本就不看几个长工的脸，长工们便也只好跟在我爹身后，宁静的初秋阳光下

<<大家族>>

，回响的全是棉花叶子在风中刷刷作响的声音。

谁知太阳已经到了头顶，我爹还没有下地的意思，大希最后实在挺不住了，在我爹后面说：“少东家，这再不吃可是要出人命的。”

我爹说：“大希，刚才可是说好摘完这块地的棉花再回去吃饭的。”

大希摸着脑袋看看头顶的太阳，说：“我还以为少东家只是说说而已呢，三十亩地一晌可摘不完。”

“我这不也没吃饭吗？”

我爹说。

大希说：“少东家吃的什么，我们吃的什么，我们可不敢和少东家比肚子。”

我爹咧着嘴笑了一声，没答大希的话。

大希的脸色忽然就变得难看起来。

然后我爹就看见大希捶着自己的腰，咬着牙走出了棉花地，朝着地边的小树林走去。

“大希，你这是要去干什么？”

我爹喊道。

“少东家，我去拉屎。”

大希说道。

“你的肚子倒是有东西拉嘛。”

我爹说道，这时旁边的一个长工接过话说道：“少东家，大希这是自己给自己的嘴巴想办法去了。”

说得在场的长工们一阵哈哈大笑。

我爹看出了大希的心思，他当下就吩咐另外几个长工：“大希的那两行花给他留着，他回来了自己摘，我们谁干完了自己的活儿谁就回去吃饭。”

大希在小树林里听到了这话，大声吼道：“少东家，这拉屎由不得人，你可不能欺负咱。”

我爹直起身子，笑着说：“大希你这话我就不喜欢听了，大家都是平头百姓，谁欺负谁呀？”

大希在树林里回话说：“当然是少东家欺负我们下死苦的长工了，要是这样的话，这活儿真是没法干了，咱的老命要紧，不能为了几个钱老命都不要了。”

“既然你这么说，大希，那你就回去吧。”

我爹说，“不过我可说了，就这样回去可是没有工钱的。”

我爹说这话的时候，也从棉田走了出来，朝着那片小树林走去。

几个长工看出了不对劲，都停下手里的活，看着我爹走向小树林的背影，关注着事情的下一步发展。

这时候他们听见大希说道：“少东家可千万别生气，我们下死苦的也就是开开玩笑，咱可不敢辞工不干了，家里好几张嘴等着饭吃呢。”

大希这句话没说完，长工们突然听到他很痛苦地叫了一声，然后就是“咚”的一声闷响。

长工们这才咧过神来，知道糟了，肯定是出事了。

他们连忙奔进小树林。

原来大希并不是去拉屎，而是揣了偷来的棉花想要掩埋在小树林里。

我爹刚才偷偷进了林子，刚好看到大希在埋棉花，一脚就把他踢飞了，然后紧跟着又给了一脚，刚好大希身后有口土坑，大希一屁股就遗失了进去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